

女匪 暴行录

殷岸 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地下淫窟

- 阳光下、月光下、星光下的罪恶，地下淫窟不只是恶魔的天堂……
- 脱光衣服的女孩被绑在长椅上，她的血被一管一管地抽出来，然后注入酒里……
- “请勿打扰”的门后躺着被奸死的姑娘，在三个英国人的整夜性虐中……

“我为什么要长期奸占我的非非，50多年来，我倒底干了些什么？我是黑社会的老大吗？究竟什么是老大呢？我倒底是老大还是千惠子和非非这两个情暴女匪的工具？唉——”摩耶豪叹完一口气后，恨不得自己把自己枪毙算了。

黎明的清风洗过他的脸，风中的那种清明仿佛也同时梳理着他的神经。他沉重的步子一深一浅，似乎在空中飘晃，但他的心却在不断地变得清晰。他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宿命吗？我为什么要造这种孽呀？非非，我的好女儿，爸爸我怎么可能将……，”他想把头尽量地埋低，好象只有这样才能解开人类各种各样的伦理的利剑。强奸——奸污——霸占——通奸——欢喜——……似爱非爱——淫乱这个女人，她千真万确是自己的女儿呀，也是自己亲生女儿的情人般的仇人，半妻般的爱人，理想般的“雌人”、回忆般的女匪。

这是怎样的痛苦啊，在接近绞架的路径上，他微闭着眼睛。在这种下意识的动作中，他多么渴望自己的命运能够从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呀。但自己内心的暗示和周围的一切因素都提示他：那已绝无可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绞架在静静地恭候他大梦中的光临。

“为什么？为什么！”他自言自语地说道，那声音除了他自己，什么样的科学仪器也无法听到。他再一次放慢了脚步，又微闭起眼睛，他觉得在那瞬间，似乎地上的青草已不再生长。他狠狠地再微闭了几下眼睛，他多么希望能因为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启动宇宙的某些机关，使绞架轰然坍塌，使人间的死刑变成“永生刑”。但在万分之一的时间内他又清楚地认识到，那是一种颠倒妄想之外的颠倒妄想，甚至是大梦深处的另一种大梦。

一丝风刮在他的右边面部的某根胡须上，他突然看见了神明，

看见了宿命的密码和人生的闹剧的真相。他刚想看个究竟，一片模糊的情绪又覆盖过来，强暴和奸乱的意象如彩云一样在他内心的天边狂舞，只有那仿佛变得透亮的绞架像十等架一样静候在雨后……

摩耶豪这时开始第一次思考人生，他感到自己的心境在不断提高。但是他也知道一切都已经晚了。从他20多岁第一次被女匪千惠子（非非的母亲）“诱奸”开始直到他“诱导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为止，他每走一步，似乎都晚了一步。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一生只能在这个女匪的中间充当冒似国王的傀儡呢？他的眼中突然泪雨磅礴。而眼光却像烈日猛照下的沙漠的美景。“我是该死的！”他想。他注意到自己的干将麦迪逊和孟泛尼正在自己的两侧以同样的节奏步向绞架。

不久前刚下过一阵雨，青青的草和无名的花伏首在泥泞之中。时值黄昏，薄云后的夕阳通红通红，给小岗四周的山恋染上浓浓的血色。

闲散的居民们正兴高采烈地三三两两向刑场聚拢。其中，夹杂着一些男孩子。

也有个别胆子特别大的女孩。

人们知道，刑场里要处决重要的案犯。

早晨，在刑场四周的高点上，就有便衣的警察。雷雨时，他们也不撤退。

刑场周围的住户，还没有见过如此戒备森严的阵势。处决一般犯人，是用不着警方如此早就在至高点上警戒的。

几辆载满警察的卡车开过来，整队之后，立即散开，绕刑场设立了警戒线。人们被远远地挡在标志线以外。

两架军用直升飞机盘旋在刑场上空。

凉风吹拂，又使摩耶豪打了个寒战。麻绳捆绑的手已经麻木，沉重的镣铐把脚磨出了血。他对身边头带墨绿色钢盔的押解执刑人员嘟哝了一句什么，那人弯下腰，用一根小绳系在镣铐上，帮他提在手里。这时候，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也充满了善良。

他举目四望。刑场周围布满了军用卡车，车上架着闪着寒光的机枪。疾走或跑的人都面色严肃。天上不断地传来嗡嗡的声音，那是两架直升机仍在刑场上空盘旋。据说，这是因为警方得到了条密报，说有人要来劫法场。

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他贪婪地呼吸着。即使不以他的精明的天生生意人的脑子来判断，他也知道再往前走二十步，再顶多五分钟，他将被送上那只令人恐怖而乌黑发亮的绞架。

摩耶豪的面部肌肉一阵抽搐。不知何故，他突然嘿嘿在冷笑起来。刚才眼里的善良一扫而光，让人感觉了他的阴鸷和凶残。

太阳正在上升。

郊区、在远离公路、远离村庄的地方，有座废弃了的农机场。这儿茅草丛生，一条蜿蜒的小路一遇雨季便泥泞不堪。两层楼房经年失修，象一个满脸皱纹的老翁，楼房周围是破旧的仓库和坍塌的围墙。院门却是新的，挂的牌子写着“私人领地，请勿入内”。

外人只知道这是一个废弃的仓库。

而圈子里的人，却简单地称这儿为“厂”。又是有谁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这个地方，竟是世界是最黑暗，最残酷、最血腥的人间魔窟呢。也是摩耶豪风光，残暴的舞台。……

在警方的审讯室里，一幕幕回忆的镜头飞向我们移过来。
3 审讯室里，这个女孩不停地哭。看年纪不过二十岁，白净净的，挺文雅。审讯员了解到，她叫哈艾米，独自来到孟

第一章 地下淫窟

罗闯世界。审讯员给她倒了杯水，等她不哭了，讯问才继续进行。

审讯员说：“从头讲。”

“我来到孟罗的那天傍晚，在码头，钱包被人偷了，连身份证也丢了。我正着急，一个自称叫槟榔仔的人来到我跟前，觉得挺亲切。”

“他说他也是来打工的，他可以帮我。对这个老乡，我是很感激的，天已经黑了，他带我吃完饭，就来到一家饭店住下来。”

审讯员道：“是大海湾饭店吗？”

“是。槟榔仔和饭店的老板挺熟，所以也没看什么证件。我又累又困，倒头便睡。正迷糊着，听到有人进了我的房间。我打开灯一看，是个又黑又胖的陌生人。我吓得赶快喊，黑胖子说：‘莫喊嘛小姐，你的朋友已经收钱了。’我说：‘胡说！收什么钱，’黑胖子怪笑一声：‘收了一万块哩，让我来给你开包！’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气得摸起茶杯砸黑胖子，这时门开了，两个五大三粗的人进来，这时槟榔仔完全换了一付面孔，恶狠狠地说道：‘你吃我的，住我的，就得听我使唤。’我骂道：‘流氓！让我走！’槟榔仔嘿嘿一笑：‘来容易，走就不容易了。’说罢，给那两个大吏了个眼色，三人一起朝我扑来。他们用毛巾堵住我的嘴，把我衣服剥光。槟榔仔对黑胖子说：‘大哥，保证让你干成。’黑胖子说：‘好，这样更有味儿。’我只觉得身下一阵剧痛，就晕了过去。槟榔仔和两个大汉脱得赤裸裸，正在轮奸我。我浑身剧疼，软绵绵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流泪……”

……

审讯员道：“那你后来为什么不报案？”

哈艾米说我是想报案，不管槟榔仔软硬兼施说了多少话，我是铁心要报案的，最后，槟榔仔拿出一架照相机晃晃了说：“你报案，我就把片子拿到你家去，看你有没有脸回去。”我说：“反正

女匪暴行录

我不想活了。”忽然，槟榔仔打了我一个耳光，说：“好呀，敬酒不吃吃罚酒！把她弄到‘厂’里修理修理，也让老板尝尝鲜！”

审讯员：“‘厂’里？是他们的老窝吗？”

哈艾米：“是。他们用绳子把我绑住，堵住嘴，头上套了尼龙袋。当时天还没亮，把我架到一辆车上……”

.....

哈艾米回忆：路很颠簸，我气急交加，又晕过去。等醒来时，我见自己坐在一个带扶手的皮椅上。他们给我松了绑，拿掉尼龙袋和堵嘴的布，一束光射在我脸上，刺得我眼不开眼，那屋里的气味很难闻，有酒味、烟味，还有潮湿的霉味，眼睛慢慢适应了光线后，我才发现四周的黑影里有几个香烟的红点在闪灭。说实话，我真的害怕了，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我说，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保证不说出去就是了。”“哈哈，怎么软了。”槟榔仔走到我跟前撕开我的上衣摸着我的乳房说：“你软了，我们可硬了。”有几个人哈哈大笑。这时，有个声音沙哑地人慢悠悠地说：“都滚一边去！”槟榔仔抽回手，冲台灯后的那人笑着哈哈腰躲到一边。那人又说：“小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他可能就是老板，说：“不知道，求求你放了我。”“本来我们也没有抓你呀？”他站起来，在写字台后边来回走着：“如果想走的话，小姐，你是高明的，请便吧。”我怎么敢动呢？我没说话，他也不说话，屋里只有他的脚步声。沉默了一会儿，他笑了，朝我走来：“就是嘛，我知道小姐是愿意和我们交朋友的。”

他扭头对槟榔仔说：“给小姐登记一下，再领她熟悉熟悉这里。”说完，转身走出屋去。槟榔仔一本正经地坐到写字台旁，问我的姓名、年纪、职业等等。还有人用照相机给我正面侧面拍照，为了不吃苦，我只好一一回答。随后，他领我到房间里。天已蒙蒙亮了，我看见房间里有四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跪在那里，身

上青一块紫一块，神情麻木呆滞。

槟榔仔说：“她四个犯了错误，想逃跑。不过她们已经认识到错了，老板开恩，关她们几天的禁闭。是吧？”他踢了一下挺胖的姑娘一脚。那姑娘抬起头来，说：“是，我再也不跑了。”她说“是”的时候，嘴角上流着血。这时，忽然对面房间里传出一个女人的惨叫和狗的狂吠声。槟榔仔低下了头说：“那是想报密的，只好喂狗了。不要你看了，别吓坏你。”一会儿惨叫声停了。槟榔仔喊：“贝贝、虎虎、丽丽过来。”随着一阵狗叫，三条巨大的大狼狗窜进来，围着槟榔仔撒欢，狗嘴上血淋淋的。槟榔仔说：“好了，你们四位开导开导这位李小姐，教她懂点规矩。”她们四个答应“是”。槟榔仔吹了个口哨，领着狗走了，又把门锁上。

就这样，我在那房间呆了一白天，四个大姐告诉我，来到这里，想跑是跑不掉的，他们四处都有耳目。只有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话，给他们接客。根据身体情况，工作一至三年，就能自由了，还可以得到一笔钱。如果想逃跑那……总之，老板杀个人就象踩死只蚂蚁。那个掉了牙的胖姑娘还告诉我说，她听说有个马来来的女孩，实在受不了，在一家宾馆打电话报警。没想到那家宾馆的总机是他们内线。他们把女孩抓到这里，脱光衣服，绑在一条长椅上。老板和他的手下围坐在旁边用针管抽那女孩的血，放在酒里喝，还用刀往她身上划，每划一刀，便倒上一杯，只到把女孩折磨死……”

.....

审讯员：那胖姑娘叫什么名字？

4 哈艾米：她们都不用真名，这是规矩。我只知道她叫珠姐。

.....

审讯员：继续讲。

哈艾米：天又黑了，槟榔仔叫我出去，吃了饭。洗澡，领我到老板的房间。他喝的醉醺醺的，穿着睡衣，歪坐在沙发上。“噢——失迎失迎。”他奸笑着，抓起酒瓶喝了一口，“你倒挺清高的，请问，你的自尊心还剩下多少啊？”雪亮的灯光下，他的面孔青得发绿，我想起他喝女孩子血后，更觉得他象个魔鬼。我身上出汗了，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怎么，害怕啦？”他渐渐收起了笑容，小眼睛里透出一道狰狞的凶光：“脱光衣服，跪下。”我只好脱光衣服，两腿一软，跪在了地上。“爬过来！”他喝道。

我眼里涌满泪水，低着头，爬到他跟前。他摸了我的乳房，又摸我的屁股，说：“到底是小妞，真挺白嫩的。爬几圈我看看。”我没有动。“爬！”他使劲拧我乳房一把。我忍着痛，赶快往前爬去，眼泪一串串地掉在地毯上。他一边喝酒，一边欣赏我。

我爬着，好几次想横了心，朝他扑去，拼死算了，可终于是不敢。等我爬了好几圈，又来到他跟前，他挹脚踩住我的肩膀，说：“学狗叫！”我哭出声来，说：“我……我不会……”他楞楞地看了我一会儿，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多了把弹簧刀。“不会？”他那样子完全象疯了：“你再也不听话，我可要把你漂亮的小鼻子割掉。叫！”我吓得直哆嗦，一边哭，一边学狗叫。他哈哈大笑起来，脱了睡衣，一脚把我踢翻，然后骑到我身上……

一连几天，他想尽办法凌侮我。让我摆出各种姿式，任他奸淫，直到我彻底忘了我是谁，甚至忘了我是人的时候，才把我放出。

我由槟榔仔分管，开始在S区接客，每天最少也要接待三十人。槟榔仔手下有十多个打手，管着五十多个姑娘。他们配有一辆面包，还有“大哥大”。实在受不了时，我也不敢有逃跑的念头，因为我眼前老是出现那被残害的女孩和那三条大狼狗的嘴上的血

.....

审讯员：那个“厂”在哪里哩？

哈艾米：我不知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他们给我眼上蒙了黑布。

审讯员：还有什么线索。

哈艾米：我听槟榔仔给一个恶浪夜总会打过几次电话，对那边的人好象很恭敬。

著名的“恶浪夜总会”。

5 11时05分。一男一女走出夜总会的大门。

男子大约五十岁的年纪，矮矮胖胖，一副大款派头。从他的斯文举止和满身名牌上看，你绝然说不出他是来自欧美的亿万富翁，还是当地的某位暴发户。他优雅而自然的轻搂着身边的女子，如一对年纪不相称但十分相爱的情侣。

女子属青春妙年型，打扮入时但不俗，风韵十足又不失名门闺秀之态，看得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深懂上流社会的社交，袅袅挪步，闪烁的霓虹灯下更显得光彩照人。

二人款款走近那辆豪华“奔驰600”型轿车。

男子潇洒地为女子打开车门。女子亲昵地吻了下男子的面颊，弯下柔软的细腰进了车内。

“奔驰600”轻轻地滑动，无声无息地迅速加入进街心的车水马龙中，朝着市中心最繁华地地带驶去，五彩的灯光下，它那流光溢彩的车身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离“奔驰600”二十米之隔，一辆普通尼桑”轿车就实在太不引人注目了。唯一的与众不同，是自打“奔驰500”的启动后，它就不知从何处钻出来，跟在了后面，如同一个忠实的保镖……

10时20分：两女一男跑出恶浪夜总会。显然醉意甚浓而且相当兴奋，说笑的声调高亢却模糊，一看便知在夜总会里玩得得意而忘形。他似乎已经记不得身边还有两位女子的存在，站在马路上高举双手招呼的士。

两位女子挽着胳膊，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不时对视而笑。笑意中带了几分某种职业性的快活和恶意。二人的年纪加起不足四十岁，但一举一动却倍显过分成熟的老练。

她们的长相极为相似，仔细看去，便可知道二人是姐妹俩，而且显然是双胞胎。

当一辆出租车停在男子的脚下，车门打开时，她们便麻利地一左一右将那男子夹在中间，挤进了车厢的后排座……

的士打了转向灯，迅速朝与“奔驰600”驶去的相反方向而行，似乎，客人们要去东郊某个偏僻的地方。

二十秒后，一辆停在马路另一端的的士迅速启动，尾随那辆的士而去，没有注意这辆车子里面坐着何人……

午夜0点。两男两女跑出恶浪夜总会。

7 两男在前，从落后的装束和高大的个头去看，不给猜出二人县人自北方的外乡人。而他们的声音更能证实这一点。

声音不高，仿佛是在商量一桩什么买卖并在下着最后的决心。

其中一个显然带有些犹豫，说起话来也是吞吞吐吐的，并不时拿眼角去看跟在身后的两个女子。另一位同伴则拍着胸脯，一付不怕赔本，敢闯龙潭虎穴的气势。

两位女子相互对视着，目光中流露出胆怯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她们浓装艳抹，浑身散发出放荡和妖气。只有二人目光相对时，眉宇间才能透出些真诚和羞涩以及某种悲哀的无可奈何。

见两个男子还在商讨着什么，她们有些不耐烦，但又巴望着什么似的。其中一个男子终于下定了决心，另一个男子兴奋地招呼她们时，二人的对视中都流露出了失望而痛苦的神情。

一分钟后，一辆的士拉走了这两对男女。朝着繁华市中心驶去。

同样，二十秒后，一辆停在马路另一端的士迅速启动，紧紧咬住那辆的士，随其而行……

0 点 30 分：一男一女走出恶浪夜总会。

8 男子是位干瘦的老头儿，衣着打扮看不出什么身份特征。只能从他盯着身边的女子的目光中，看得出这是个不顾廉耻的老色鬼。

一辆的士及时停在身边。司机伸头问他去那时，他掏了掏口袋，摇头赶走的士，侧身对女子说了声什么，二人便朝北郊的方向走去。

女子的年纪可是太小了，大概不超过十六岁。超短裙下，一双细弱的腿走得象个成熟的女人，双肩瘦削，胸部发育得吓人。她不时格格笑着，卖弄风情地直往老头儿身上贴。

当老头儿伸手搂住她细窄的腰身时，那样子真象是老爷爷领了个小孙女……

……

二人自然不会留意，他们身后十几米远，正跟着一对年轻漂亮的情侣。他们相依相偎，边走边说着悄悄话，霓虹灯下，他们入时的衣着和亲昵开放的举止，让人一看便知是一对地道现代青年。

这对恋人对身边的行人、车辆视而不见，四只眼睛却紧盯着前面的一老一少，对任何举动都没有逃出他们的视线……

0点55分。两位女子走出恶浪夜总会。

9 这是一幅很有感染力的景象。二位女子一大一小，大的有三十五岁的年纪，小的不出二十岁，她们勾肩搭背的说说笑笑，热情而又亲昵，多象是两位刚在歌舞厅里度过一个美好之夜的姐妹。

如果看仔细了，便可发现她们的长相截然不同，大的长脸高颊，体态臃肿，声音嘶哑，丑陋不堪，很难想象她白天怎样走得出门。

而另一位年轻的女子却有着羞花闭月的容颜，身材苗条动人，走起路来步履轻盈，象个职业模特儿。

二人一大一小，一胖一瘦，一丑一俊，天生反差极大，可谓相映得趣。

显然，俊的是受丑的支配的，而丑的又对俊的大献殷勤。她抢先打开停在歌舞厅不远处的一辆“300”豪华轿车，小心地扶俊女子落坐，然后自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狠狠地吻了下俊女子的嘴角，才发动车子。那付得意的神情，仿佛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刚刚到手的心爱的猎物。

而反光镜中，那个俊女子的泪水正在悄悄蔓延出眼眶……

她们当然不会注意到，车子后面三十米处，一辆摩托车正紧跟着上面坐了两个戴头盔的男子。头盔的挡风镜后，是四只猎人一般锐利的眼睛……

孟罗警方派出一位的警长今夜全面监视恶浪夜总会。

考斯警长小声通过对讲机，集合潜伏在附近的警员跟上。他所给的每一个命令都有这句话：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要把目标抓住，当场抓获，人证物证俱在。”

第一章 地下淫窟

五组镜头间他已经下了五个命令。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命令：

“miss 汉，跟我去闯！”

“是。汉琦干脆地回答着，随考斯警长起身走进了恶浪夜总会的大门。

他们直接进了一间单独的包厢，密封门一关，一男一女在里面干些什么，老板是无权过问的。这给年轻的考斯警长和汉琦提供了绝好的工作环境。

外面，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三天前凌晨三时，考斯警长接到皇都大酒店服务总台报告，一女子在该酒店 1020 房间死亡，死因不详。

考斯警长即刻率人前往“皇都大酒店”了解到：当日晨二时五十分许，“皇都大酒店”服务总台突然接到 1020 房间的电话，对方是一个模糊的女声，总台小姐难以听到她在断断续续地说些什么，大声询问，对方也只是反复重复几个相同的字。

服务员只好通知楼层服务员，请她立即去 1020 室，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估计是有人喝醉了酒。

十楼的服务员先是按门铃，没有回答，门外红灯指示“请勿打扰”。楼层服务员请示总台该如何办。总台想起了顾客登记，得知此室住有两位来自香港的英籍客商，而二人半小时前已结帐离去，为何还有女人的电话打来？

总台立即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向值班经理汇报了此事。值班经理亲自前去开门。门打开后，发现室内地板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全身赤裸，血迹斑斑，遍体鳞伤，已经没有呼吸。

考斯警长等人赶至“皇都大酒店”现场保护尚好。这是一处高档套房，日租三百五十美元。两位男性香港英籍客商是前一天住过来的。从登记来看，是正常的商务公干，各种证件俱全。

而那具已是僵直的女尸是怎样活着走进这个房间的，没人知晓。从其死亡特征及取样化验结果证实，该女死前曾遭长时间的强奸、性虐等致死，身体伤达三十余处。

据“皇都大酒店”经理及职员介绍，近期内，有人在酒店内见过该女子。她大约二十岁年纪，自称名叫希希，曾要求应聘该酒店餐厅女招待，因其无身份证被拒绝。

死亡当晚，没人可以证实她走进过这大酒店。

这之前，十楼服务员也未曾发现 1020 房间有何异常情况。

考斯警长详细询问了总台服务员有关那个电话的内容，经过服务员回忆，只辩出以下几个字：

“救……救……命，非……非”

该案由考斯警长负责全面调查。

夜晚却总是姗姗来迟。

因此，座落于繁华闹市的恶浪夜总会直到十点钟才门庭若市，并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而且，凡走进恶浪夜总会那扇装饰豪华但并不宽绰的大门的人都是清楚，这里的灯光可以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你尽可以在此流连逍遥而不必担心会有哪位漂亮的女招待赶你走。

当然，门里面的内容之丰富、秘密，并不是每个顾客都可以想象、经历的了。

有一个事实大半个恶浪广场都不否认：恶浪夜总会有一流的音响，一流的歌手，一流的招待，一流的服务，一流的享受。

盛名之中，还有一项更是其他类似场所难以匹敌的：恶浪夜总会集高雅、文明、从未出现令人切齿之事而著称，甚至，开业三年来，这里连酒后闹事这类司空见惯的小纠纷都没有过。而那些进出此处的大款、大享、海外游客、名流显贵，更是对这里一切赞不绝口。

恶浪夜总会，正在为向着国际都市进发的W城内娱乐活动高度文明的象征。

今夜还是姗姗来迟，春风还是给每一个恶浪广场的市民带来一种好心境。而那些等得急不可耐的各种各式的霓虹灯招牌、广告牌，一旦闪烁出了自己的特色，便将整个海滨城市渲染成了绚丽的不夜城。

恶浪夜总会依然十点钟以后才渐入佳境，即时至凌晨一时左右，已是达到高潮，满座高朋人人如痴如醉，跳舞、喝酒都已尽兴尽饱，兴奋的神经绷到了极限。

考斯警长和汉琦走进时，庞大的歌舞厅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空闲的座位。

一个女歌手正在灯光奇幻的舞台上蛇一般扭动着身躯，沙哑的喉咙里吐出味道纯正的摇滚歌曲。对流行乐颇有研究，几乎可以列入“追星族”成员的汉琦以行家的吻断定：

“她是一流的摇滚歌手。”

考斯警长苦笑着耸耸肩，他比汉琦大五岁，今年刚过三十，应该属于现代青年行列，却对时下流行的许多东西丝毫不感兴趣，包括眼前的这种摇滚乐。

但有一点考斯警长是知道的。三年前的恶浪夜总会之所以一开张便宾客盈门，关键的是这里有一位红遍孟罗岛的歌星每晚登台，她的名字就叫非非小姐。此女子才貌皆属上乘，歌喉更是声不惊人先醉。

非非小姐也只能算是个很受老板器重的红星而已，一年后，她突然成了夜总会的经理，并且从此不再上台演唱。

但是人们倒也不曾太过分失望，她手下的十几个歌手，无论男女，都是一流水准的，其中还有两位获过歌手比赛的大奖呢。

非非小姐成了远近闻名的娱乐界女强人，经营有方的女老板。

自然，考斯警长是从来不会磁心这些的。如果不是这位遍体鳞伤的希希之死，或许他这辈子也不会光顾此地，哪怕这儿来了世界级大歌星。

事实上，在考斯警长的生活中，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及时、准确地破获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分子。如同恶浪夜总会这类的场所，他还是第一次光顾呢，这里的规矩他是一点不懂的。

所以进门前，他就对汉琦提出了一个要求，让她见机行事，千万别让夜总会的人看出自己是初来乍到的，那样很容易使对方提高警惕。

其实，考斯警长大可不必担心人家会把他视为乡巴佬。今晚的行动，他特意脱下了一尘不染的警服，换上妻子才为他买的一套西装。看上去，这身打扮与他高大威武的身材和堂堂正正的相貌十分相配，显得英俊潇洒，阳气十足，气度不凡。

而汉琦则是警局里有名的美人，不施粉黛的面孔可以倾倒任何一个从她身边走过的男子。别看她身材修长，斯文和蔼，但骨头里比一般男子还要刚强几倍。

再加上这两年她一直跟着考斯警长行动，着实从这位警局一号侦破能手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今晚她穿着一身入时的衣裙，可谓光彩照人。

当她挽着考斯警长的胳膊出现在大厅里时二人都感觉到了一道目光迅速投射过来。

二人相视一笑，都有些得意，男人在看汉琦，女人在看考斯警长，没人会怀疑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只有人在嫉妒他们的完美。

于是招待小姐也便表现出了格外的殷勤，一位楚楚动人、面带微笑的招待小姐及时地出现在二位面前。她的过分热情考斯警长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他和汉琦的陌生使她带一定的警觉的。